

周瘦鹃 著

紫兰忆语

忆 江 南 丛 书

古
吴
轩
出
版
社



周瘦鹃，祖籍苏州，一八九五年生于上海。中学时即在《小说月报》发表剧本《爱之花》，后即以创作翻译为职业。创作有《亡国奴日记》、《祖国之徽》、《紫罗兰庵言情丛刊》等，翻译有《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》等。曾主编《申报·自由谈》、《礼拜六》、《紫罗兰》、《半月》、《乐观月刊》等。一九四九年后，撰有散文集《行云集》、《花前琐记》、《花前续记》、《花花草草》、《拈花集》等。一九六八年遭迫害投井自尽。

- ◆上方山 / 1
- ◆石湖 / 4
- ◆双塔 / 7
- ◆姑苏城外寒山寺 / 9
- ◆角直之行 / 12
- ◆田间诗人陆龟蒙 / 15
- ◆杨梅时节到西山 / 18
- ◆姑苏台畔秋光好 / 43
- ◆灵岩揽胜记 / 52
- ◆访古虎丘山 / 57
- ◆观光玄妙观 / 64
- ◆阊门颂 / 71
- ◆不断连环宝带桥 / 74
- ◆苏州园林甲江南 / 77
- ◆园林两杰作 / 89
- ◆苏州好 / 93
- ◆放棹七里泆 / 111
- ◆雪窦山之春 / 117
- ◆邓尉探梅 / 126
- ◆殿春芍药花 / 129
- ◆公园赏荷 / 131
- ◆观莲拙政园 / 133
- ◆赏菊狮子林 / 138
- ◆苏州的园林和盆景 / 14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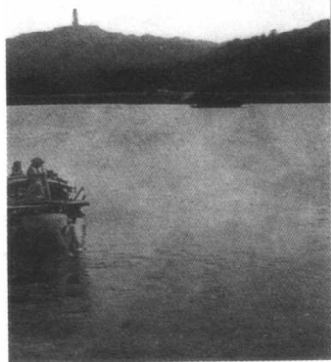
- ◆苏州的宝树 / 146
- ◆花光一片紫云堆 / 149
- ◆卖花声 / 152
- ◆鸭话 / 155
- ◆上元灯话 / 158
- ◆再话上元灯 / 161
- ◆灯话 / 164
- ◆神仙庙前看花去 / 169
- ◆热话 / 171
- ◆檀香扇 / 175
- ◆苏绣 / 178
- ◆顾绣与苏绣 / 181
- ◆茶话 / 184
- ◆洞庭碧螺春 / 189
- ◆鱼中隽味说鲥鱼 / 192
- ◆恰夏果杨梅万紫稠 / 195
- ◆壮士千秋不死 / 200
- ◆记义士梅 / 203
- ◆为唐伯虎诉冤 / 206
- ◆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/ 209
- ◆长眠西湖的章太炎 / 212
- ◆阳春白雪满苏城 / 215
- ◆无题 / 220
- ◆嗟我怀人中心是悼 / 225

◆丹青妙笔出苏州 / 231

◆笔墨生涯五十年 / 238

◆编后记(王稼句) / 249

上方山



一九二零年前后的上方山楞伽寺塔

忆江南丛书

1

“拟策孤筇避冶游，上方一塔俯清秋；太湖夜照山灵影，顽福甘心让虎丘。”这是清代诗人龚定盦《己亥杂诗》中咏上方山的一首。上方山在吴县西南十二里的石湖上，又名楞伽山。山顶有楞伽寺，又名上方寺。寺旁有一塔岿峙，共七层，是隋代大业四年吴郡太守李显所建，严德盛撰有塔铭。据说：“以九舍利置其中，金瓶外重，石槨周护，留诸弗朽，遇劫火而不烧，守诸不移，漂劫水而不易。”果然自隋代至今，依然兀立山上，为石湖上一大好点缀品，上方山要是少此一塔，未免减色了。

我对于上方山并无好感，以为它既没有什么奇峰怪石，也没有什么古树丛林，实在太平凡

了。可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、皮日休、陆龟蒙等都有题咏，给与它很高的评价。此外，如许浑诗云：“碧烟秋寺泛湖来，水浸城根古堞摧；尽日伤心人不见，石楼花满旧楼台。”张祜诗云：“楼台山半腹，又此一经行；树隔夫差苑，溪连勾践城，上坡松径涩，深坐石池清，况是西峰顶，凄凉故国情。”唐以下千百年间，也有不少诗人词客，加以歌颂。大约古代的上方山，确是一个可以流连的所在。据徐鸣时《横溪录》载，寺旧有白云径、清镜阁、双冷泉、楞伽室、藏晖斋、先月楼、青莲峰诸胜，而现在全都没有了。山的东南麓，有普陀岩，有石池石梁。清高宗南巡时，曾到过这里。我却没有留心到，将来定要去寻访一下。

明代袁宏道，游了上方山，曾把它和虎丘作比。他说：“余尝谓上方山胜，虎丘以他山胜。虎丘如冶女艳妆，掩映帘箔；上方如披褐道士，丰神特秀。两者孰优劣哉？亦各从所好也矣。”他说上方山的丰神特秀，多分是得力于石湖之故，这是虎丘所比不上的。至于古迹之多，如剑池、千人石、憨憨泉等，又岂上方所可比拟，那就该让虎丘独有千古了。又清代词人陈维崧（其年）游上方山楞伽寺，恰值微雨，以《念奴娇》一词记其事：“石湖一幅，似春罗，铺在楞伽山下。上有丛祠焚赛火，照遍盘门万瓦。白马三郎，青溪小妹，绣幔摇春夜。凭阑遥望，水云苍莽难画。来往招飏花枝，蘸些微雨，倍觉添妖冶。鬓缕柳丝都一样，总受东风



陈维崧像

飘洒。乱石坡陀，群峰峭倩，满径沾兰麝。半湖纯黑，伍胥潮又来也。”这一阕词，也把上方山描写得很好，而石湖确是给它借光不少的。

陈词中所谓“上有丛祠荧赛火”，也许是说的五通祠吧？祠供五通神，巫觋借以敛钱，说得活灵活现。康熙二十四年，巡抚汤斌把这祠摧毁了，并投其像于太湖中。在那个时代，居然能破除迷信，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事。后来虽有人曾重塑一像，供奉如旧；而到了一九二九年间，吴县令王引才又效法汤斌，把那像沉到石湖里去，一时香火断绝。

苏州市园林修整委员会，除整修了许多旧园林外，准备在明后年把石湖和上方山整理一下，以供公众的游览。我以为石湖自有游览的价值，而上方山非用人工点缀一下不可。第一要着，就得多种些树木，使它绿化；而湮没了的乱石坡陀，也须使它们全部显现出来，重见天日。那么登眺时就大有可观，而上方一塔，也不觉得寂寞了。

石 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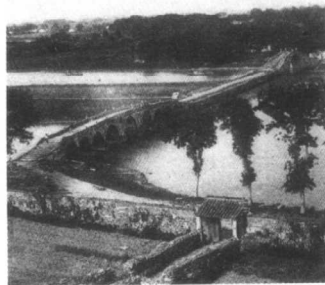
唐寅《行春桥图》

杭州的西湖，名闻世界，而苏州的石湖，实在也不在西湖之下。石湖是太湖的支流，周围二十里，相传范蠡就由这里进入五湖的。东有越来溪，越国侵略吴国来自此处，故名越来。那时原有越城，宋代名臣范成大就其原址造了一所别墅，有亭有榭，种了不少梅花，别筑丰圃堂，下临石湖。宋孝宗亲书“石湖”两大字赐与他，中有北山堂、天镜阁、玉雪坡、锦绣坡、千岩观、梦渔轩、说虎轩、盟鸥室、绮川亭等，而以天镜阁为第一。范氏曾作上梁文，有“吴波万顷，偶维风雨之舟，越戍千年，因筑湖山之观”诸语，其旨趣如此。一时名人，都纷纷以文词赞美它，可是时异世变，到现在早已荡然无存了。

距今约三十年前，苏州名书家余冰臣觉，曾就范氏天镜阁旧址造一别墅，恰与上方山遥遥相对，风景绝胜。他的夫人沈寿，以刺绣享盛名于国际。余氏八十岁生日，我和范烟桥、范君博二兄等同去祝嘏；就参观了他的别墅，凭阑小立，湖水荡漾于前，使人尘襟尽涤。

行春桥接近上方山麓，有环洞九个，倒影湖水中，足供观赏。每年农历八月十八日，苏沪一带工农男女，都到这里来看串月，桥边船舶如云，联接不断，鼓乐之声响彻云霄，一直要到天明才散。所谓串月，据说是十八夜月光初现的时候，映入行春桥桥洞中，其影如串；又有一说，十八夜从上方塔的铁链中间，可以看到此夜月的分度，恰当铁链的中央，联成一串，所以名为串月。清代沈朝初有《忆江南》词咏之：“苏州好，串月看长桥，桥畔重重湖面阔，月光片片桂轮高。此夜爱吹箫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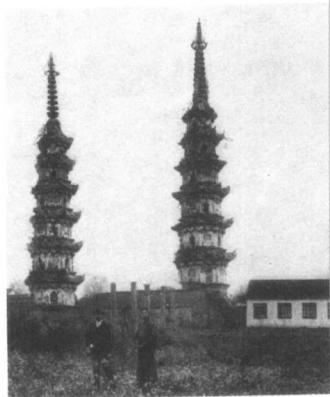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五三年的农历中秋后二日，老友俞子才、徐绍青、叶蓁青三画师约同往观串月，我因返苏卜居已达二十年，而从未见过，因欣然追随前去。前一天已订好了一艘画舫，并备了旨酒佳肴，共谋一醉，三君因爱好写生，所以也带了全副画具，打算合作一幅《石湖秋泛图》。饱餐了一顿之后，船已停泊中流，大家坐在船头看月，那一轮满月，像明镜般挂在中天，照映着万顷清波，似乎特别的明朗。我于欢喜赞叹之余，口占了七绝二首：



一九二零年后的石湖行春桥

“一水溶溶似玉壶，行春桥畔万船趋；二分明月扬州好，今夜还须让石湖。”“秋消沧漣月满铺，长空如洗点尘无；嫦娥绝色倾天下，此夕分明嫁石湖。”大家听了，以为想入非非。看了好一会月，回到船舱里，三君就杀粉调铅，开始作画，先给我合作了一张便面，绍青画高士，葵青画古松，子才补景足成之，三君为吴湖帆兄高弟，所作自成逸品。我喜题一绝：“飞瀑千寻绝点尘，虬松百尺缀龙鳞，翩翩白袷谁家子，疑是六如画里人。”这便面后来给湖帆兄看见了，就在背面题了一阕和范石湖三登乐词，更觉得添花锦上了。我看画看月，兴高采烈，始终没有倦意；直到天明时，送去了残月，迎来了朝阳，才兴尽而返。这时游人渐散，游船渐稀，石湖也似乎沉沉欲睡了。

双塔



一九零八年前后的双塔

二十二年以前，我买宅苏州甫桥西街的王长河头，就开始和双塔相见了。除了抗日战争的八年间避地他乡，和双塔阔别了八年外，几乎天天和它们相见。虽然开出后门来一抬头就可望见它们，还是不知足。因此当初就挖深了一个池子，将挖出的泥土堆了一座土山，种了好多株花树、果树，而在这土山的最高处搭了一只刺杉木的六角亭子，可以从两株高柳的条条柳线中，远远望见那巍巍双塔，因此我就给这亭子命名“亭亭”，和“塔塔”作了对称。从此我不须开门，也可在这亭亭里随时和双塔相见了。

双塔位在定慧寺巷唐代咸通年间中州人盛楚所捐建的般若院内。这般若院知道的人较少，

因了双塔之故，就俗称双塔寺。这两座塔根据寿宁寺修塔碑记，各有一个名称，一名舍利塔，一名功德塔，是宋代雍熙年间由王文罕捐建的。明嘉靖元年七月间，东塔顶上的铜轮突被大风吹毁，后由居士马祖晓集资修复。到清代道光元年又重行修葺过。从太平天国起义百餘年来，从未修过，以致东塔的顶端倾侧在一边，所有砖瓦也剥落了不少。一九五四年秋，苏州市园林修整委员会得了省方的指示，将这东塔从事修理，顶端扶正，塔身也粉饰一新。后来又修理了西塔，比肩并峙，有如孪生兄弟。从此以后，这唐代的名迹，可以永久保持下去了。

双塔共有七级，只因内无阶梯，不能登临。据说内部有宋代墨迹，是用毛笔写成的，很可宝贵。在明代曾放过灯，盛况可想。诗人张凤翼有《观双塔放灯》诗云：“崑崙雁塔粲繁星，晃漾浑疑不夜城。双阙中分河影乱，两峰高并月华清。莲花竞证三生果，火树齐开四照明；漫向空中窥色相，还将上界独题名。”如果放起灯来，我那花延年阁的北窗口，倒是一个看灯最好的所在。

安吉年画师吴昌硕，曾在苏州作寓公，住过好些时候。苏州的好多名胜之区，都印过他老人家的履痕；双塔寺也到过几次。他的诗集中有《双塔寺寄友人》五律一首云：“双塔倚林表，危楼此暂栖。湿云低度鸟，朝日乱鸣鸡。入望烟芜冷，怀人浦树迷。黄华故园好，昨夜梦苕西。”

姑苏城外寒山寺



古寒山寺

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；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这是唐代诗人张继的一首《枫桥夜泊》诗，凭着这首诗在后世读者中的辗转传诵，就使枫桥和寒山寺享了大名，并垂不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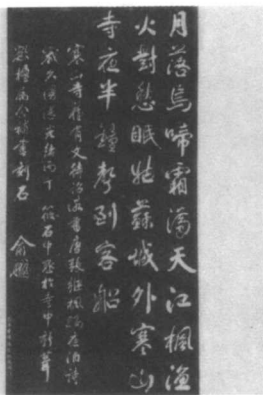
寒山寺在吴县西十里的枫桥旁，因此又称枫桥寺；起建于梁代天监年间，原名妙利普明塔院，宋代太平兴国初，节度使孙承祐又造了一座七层宝塔，嘉祐年中由宋帝易号普明禅院；可是在唐代已称之为寒山寺，所以自唐至今，大家只知寒山寺了。元代末，寺与塔俱毁于火，明代洪武中重建；以后再毁再修，在嘉靖中，铸了一口大钟，并造了一座楼，把这钟挂在楼中；可是后来不知如

何，竟不翼而飞，据说是被日本人盗去的，所以康有为题寒山寺诗，曾有“钟声已渡海云东，冷尽寒山古寺枫”之句。叶誉虎前辈也有一绝句咏此事：“长廊曲阁塞榛菅，法物何年赵壁还？不分风期成钝置，寒山寺里觅寒山。”现在的那口钟，听说是日本人另铸了送回来的，但是好像是翻砂翻出来的东西，一些儿没有古意了。

寒山寺之所以得名，考之姚广孝记称：“唐元和中，有寒山子者，冠桦布冠，著木履，被蓝缕衣，掣风掣颠，笑歌自若，来此缚茆以居；寻游天台寒岩，与拾得丰干为友，终隐而去。希迁禅师于此建伽蓝，遂额曰寒山寺。”明清两代间，寺中一再失火，一再修复，可是那座塔却终于没有了。

清代诗人王渔洋，曾于顺治辛丑春坐船到苏州，停泊枫桥，那时夜已曛黑，风雨连天，王摄衣著屐，列炬登岸，径上寺门，题诗二绝云：“日暮东塘正落潮，孤篷泊处雨潇潇；疏钟夜火寒山寺，记过吴枫第几桥。”“枫叶萧萧水驿空，离居千里怅难同；十年旧约江南梦，独听寒山寺半夜钟。”题罢，掷笔而去，一时以为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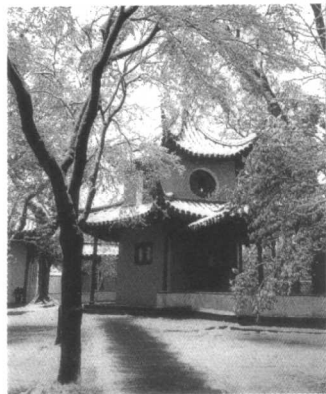
旧时诗人词客，都受了张继一诗的影响，每咏寒山寺，总得牵及那钟，如宋代孙觌《过寒山寺》云：“白首重来一梦中，青山不改旧时容；乌啼月落桥边寺，敲枕遥闻半夜钟。”清代胡会恩《送春词》云：“画屨苍苔陌上踪，一春心事怨吴依；晓风欲倩游丝绾，愁杀寒山寺里钟。”词如宋琬《长



俞樾书张继《枫桥夜泊》诗碑

相思·吴门夜泊》云：“大江东，五湖东，地主今无皋伯通。谁人许赁春？听来鸿，送归鸿，夜雨霏霏舴舺中。寒山寺里钟。”赵怀玉《蝶恋花·吴门纪别》云：“才得清尊良夜共，醉不成欢，却被离愁中。多谢故人争踏冻，霜天也抵花潭送。别语无多眠食重，隔个城儿，各做相思梦。篷背月窥衾独拥，寒山寺又钟催动。”可是寒山寺中，并没有张诗的真迹，旧有诗碑，是明代文徵明所写，因年久模糊，后由俞曲园重写勒石，至今尚存。

一九五四年十月，苏州市园林修整委员会鉴于寒山寺的日就颓废，鸠工重修，我也是参加设计的一员；动工三月余，面目一新。可惜原有的枫江楼没有修复，引为憾事！幸而后来将城内修仙巷宋氏捐献的一座花篮楼移建寺中，仍可登临远眺，差强人意。春节开放以来，游人络绎不绝，钟楼上钟声铿锵，也几乎终日不断了。



寒山寺钟楼

角直之行

久闻吾苏角直镇唐塑罗汉像的大名，却因一再蹉跎，从未前去鉴赏，引为遗憾！劳动节前五天，蒙老友吴本澄兄与费怡鑫画师见邀，因欣然同往。上午七时，从阊门外万人码头搭船出发；一行七人，都已年过半百，综计共四百十四岁，而逸兴遄飞，过于少壮。船行极稳，真有春水船如天上坐的感觉；过胥门后，水面渐见开阔，水色渐见澄清，青山环绕，如迎如送；我站在船头，饱餐绿水青山的秀色，顿觉扑去了万斛俗尘，不由得喊一声“不亦快哉”了。

十时到达角直镇，找到了附设在保圣寺内的文化站，由唐君陪同我们入寺观光。此寺相传创立于梁代，一说是唐代，宋真宗时重建；大殿也是